



九月寓言

张炜 著

.. 013032358

1247.57
1664-2



九月寓言

张炜 著

I247.57

1664-2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

北航

C164105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月寓言 / 张炜 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3
(大地之魂)

ISBN 978-7-229-06326-9

I. ①九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34484号

九月寓言

JIUYUEYUYAN

张炜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廖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陈建军

主 编: 施战军

责任编辑: 张好好 黄卫平

特约编辑: 袁 强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张 颖

封面绘画: 车前子

装帧设计: 主语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9.25 字数: 240千

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序

“大地之魂”书系，集合了堪称当今文坛最为优秀的男作家的代表性作品。他们大都是乡村经验的记述者，即便以城市为生活背景，也不时隐约透出乡土的根脉。

现代时期中国的“大地之魂”，首推鲁迅。1928年，台静农把自己起名叫《螻蛄》的第一部小说集书稿送给鲁迅审读，出版时听从鲁迅的建议，把书名改为《地之子》。这一改，朴实依然留存，但是质地变得阔大深厚。“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，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”而有人仍将“乡间的死生，泥土的气息”移到纸上——鲁迅的评语几乎涵盖了所有“地之子”写作的气场。

家园生态、时运流变、身世遭逢、民族性格……承载着一切，依地而生的人，在其中存活，在其中困惑，也在其上立身，更在其上行路。

那些不朽的文字，由鲁迅、台静农们，写作在城中，扎根在地底，敏感多汁、壮硕坚韧的枝干伸向浩茫人间和风云天际。

“他终于还是一个‘人之子’”，鲁迅在1924年底谈到既为“神之子”又是“人之子”的耶稣。我们不妨这样揣摩：平凡的“人之子”，都是立“根”于地，缘于父母所生亲情所系的生命；又因为秉

持“信”，既亲和家常又超拔不渝。我们不一定非要将这看成鲁迅的自况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依此想象鲁迅。

有“根”，才称得上“地之子”；有“信”，才称得上“人之子”。“根”“信”兼备，才配得上“大地之魂”。

这样说来，读者方家也不一定把每一部小说看成“地之子”并“人之子”的赓续、创新之作，但是，诸君尽可以从中各自寻绎“地”之大者、“魂”之立者。

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、著名评论家 施战军

二〇一二年初冬于北京

老年人的叙说

既细腻又动听……

目录

序 / 1

第一章 夜色茫茫 / 1

第二章 黑煎饼 / 29

第三章 少白头 / 76

第四章 忆苦 / 116

第五章 心智 / 141

第六章 首领之家 / 178

第七章 恋村 / 227

融入野地（代后记） / 267

难忘的诗意和真实 / 280

第一章 夜色茫茫

—

谁见过这样一片荒野？疯长的茅草葛藤绞扭在灌木棵上，风一吹，落地日头一烤，像燃起腾腾的火。满泊野物吱吱叫唤，青生生的浆果气味刺鼻。兔子、草獾、刺猬、鼯鼠……刷刷奔来奔去。她站在蓬蓬乱草间，满眼暮色。一地草织成了网，遮去了路，草梗上全是针芒；沼泽蕨和两栖蓼把她引向水洼，酸枣棵上的倒刺紧紧抓住衣襟不放。没爹没娘的孩儿啊，我往哪里走？

他上前挽住这个白胖得像水生植物似的姑娘，她却一下甩开了他。他恳求一声：“肥……”

肥一直往前，走进了没膝深的蒿丛。他望着她的背影，两手颤抖，刚要呼喊什么，又掩住嘴巴——天哪，这是哪里？眼前是一条荒芜的小路——十多年前工区通向小村的唯一小路！小路尽头的村庄呢？

一切都消逝殆尽，只有燃烧的荒草……

他久久未能合拢嘴巴。接着他发现了草藤之间倒塌的墙壁、破碎的砖石。毫无疑问，他们真的走向了当年那个缠绵的村庄……脚下有什么在响，原来到处是长长的、深不可测的地裂，不断有小土块掉进去。他

还来不及去想这是怎么回事，马上浮到脑海的是肥可能遇到的危险。他跑起来，后来他发现肥安坐在一个废弃的碾盘上。一层冷汗从头上渗出，他双手抱住脑门蹲下了。

碾盘四周茂长出茅草，这形貌很容易使他想起秃脑的父亲——一位煤矿工程师。他常常担心那个亲爱的人遗传给他一个秃脑……时至今日，儿子也许要感激父亲：是他给予了这么好的机缘。当年的秃脑工程师因为艳事太多，带上全家逃到荒凉的小平原上来开拓新生活。于是这儿发现了一处煤田，他的儿子则发现了一个叫作“肥”的姑娘。

肥就住在离工区不远的那个小村里。当时的工区子弟寂寥无比，一天到晚往小村里跑。那里的姑娘不太多，况且正与本村小伙子热恋，所以来自工区的人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无所作为。秃脑工程师空有满腹经纶，一天到晚借酒浇愁。妻子是一个四川人，娇小孱弱，随处都迁让着丈夫。她在儿子刚刚懂事时就告诉他：“你爸呀是个风流才子。”儿子多少有些恨父亲，他知道一个行为不端的人将给下一代增添无限烦恼。与父亲不同的是，他顽强而执拗，很早就懂得了钟情。那些日子里他寻找着肥，往小村里奔跑，远远看见袅袅的炊烟、矮小的屋顶，就清晰地看到了一辈子的希望。

父亲长了发红的胡子，还有极其古怪的脸色：总像擦了粉似的，有一层白霜。他不止一次表示了对这层白霜的厌恶，弄到后来连忍气吞声的母亲也要用巴掌揍他了。她说：“你知道个什么！你爸还就是这点儿好……”由于新煤田特殊的地质构造，煤的开采将使这一片平原蒙受巨大损失。地下响起隆隆炮声，接着矸石和煤块涌到地面上来。父亲有时也到地底下去。他觉得父亲在率先开路，频频拨动两只前爪，所经之处地面总要凹下一块。这就是平原上出现一片又一片洼地的缘故——整齐的麦畦和秀丽的瓜田沉陷下去，芦苇蒲草遍地滋蔓。

一群鼯鼠从他身旁游过。破碎的瓦片被弄得沙沙响，接着又是咔嚓一声。他疑心有什么随着鼯鼠掉进了地裂里。满地裂隙直通地底，连接着纵横交错的地下巷道，也连接着父亲那颗阴暗的心。一群鼯鼠又转回来，在暗影里摸索，咬折了身旁的草秆，发出啪啪的声响。父亲的人究

竟用了多长时间才掏空了一座村庄的基底呢？他宁可相信那是一个缓慢的、坚韧不拔的过程。一个老男人的耐性和勇气令人钦佩，不过他因此而仇恨这个人了。他们捣毁了一座村庄，而这座村庄是他爱的摇篮。此刻，他望着在茫茫夜色中摇动的枯草、一片断墙瓦砾，明白他心爱的肥再也找不到家了。

那个缠绵的村庄啊，如今何在？

肥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。瞧这儿一眨眼变没了一座村庄。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沉寂和悲凉。我那不为人知的故事啊，那浸透了汗液的衬衫啊，那个夜夜降临的梦啊，都被九月的晚风吹跑了。在这冰凉的秋夜里，万千野物一起歌唱，连茅草也发出了和声。大碾盘在阵阵歌声中开始了悠悠转动，宛若一张黑色唱片。她是磁针，探寻着密纹间的坎坷。她听到了一部完整的乡村音乐：劳作、喘息、责骂、嬉笑和哭泣，最后是雷鸣电闪、地底的轰响、房屋倒塌、人群奔跑……所有的声息被如数拾起，再也不会遗落田野。有什么东西跑到她的脚背上，拍打她的脚趾——鼯鼠们前来探望了。她禁不住伸手抚摸它们的脊背。一种丝绒样的润滑。它们是一座村庄的小精灵、真正的土著——大约此刻是它们推动了碾盘旋转吧？

大碾盘太沉重了，它终究留在九月的荒芜里。它是个永存的标记、长久的依恋。那时，只要吃饭就得寻它，所有的瓜干、杂粮都靠它碾碎，好做糊糊喝。全村的体面孩子都要在正午的阳光下蹲到碾盘上撒尿，让母亲看着它濡湿青石。如果是粪便，就要给碾东西的人带来麻烦。肥不止一次看到“红小兵”骂着揩净碾盘，把口袋里的地瓜干倒上去，呼呼推动碾砣。他环绕碾盘健步如飞，完全不像个老人。他这外号是村头赖牙赐予的。人们每逢看到红小兵走上街头，就要想到赖牙，想他怎样把这么好的一个外号给了一位老人。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，他们说赖牙哪有这样的想象力？应归功于背后的人，即他老婆大脚肥肩——那个女人哪，哼哼，全村的人都闭嘴吧。

肥记得红小兵六十岁时，他女儿赶鸮正好十九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

在，肥都没有遇到比赶鸮更美的姑娘；正是这个小脸微黑、浑身喷吐热力的同伴，让她在夜色里迷失。肥至今也不知当年是该背弃她还是亲近她，只知她和自己往昔的故事编织在一起，手扯手把自己领进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领进了一个命里。赶鸮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，一双炮动不停的圆腿，辫子粗粗，长可及臀……那时整个村庄都为外村人瞧不起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从南山或更远的地方迁来的。他们说话的声调让当地人不能容忍，再加上一些异地习俗和其他行为特征，就成了当地人永久的嘲弄对象。人们给这个小村的人取了一个共同的外号：“鲢鲢”。只要“鲢鲢”走出小村，就有人用指头弹击他们的脑壳，还以掌代刀，在后脖那儿狠狠一砍。连最年老的人也得不到尊重，人家甚至嘲笑他们走路的姿势。而赶鸮的美丽超凡脱俗，当地人也不得不折服。但他们又认为任何奇迹总是一个例外，赶鸮与小村人不能同日而语。老年人见了赶鸮挎着篮子走出来，就张大缺少牙齿的嘴巴喘一口：“这个姑娘！”年轻人的眼睛只盯住她背上的辫子，很久才吐一声：“哎呀！”他们议论着，最后都问一句：谁能得她？由于女儿的缘故，红小兵差不多成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。他在街上快手快脚地走，很快就踏上小路走向村外。他是当时唯一一个能经常走到外村的人。

肥没法忘掉赶鸮，正像没法忘掉自己是个“鲢鲢”、没法忘掉那些夜晚一样。那一夜一夜的游荡啊，究竟从哪一天开始？如果没有赶鸮，如果没有冬天里的一场病……那个冬天肥病得好重，母亲把屋檐下的草药取下来煎水给她喝。喝了三天没见好，只得求红小兵出村请来赤脚医生。医生手腕上戴了一块指针不动的表，一副只剩下框子的眼镜。他看了看肥，让她坐下，号号脉，说：“脱。”肥脱去了棉衣，只穿着厚棉裤子和土布小内衣。他把听诊器插到衣衫下边，按在隆起的乳房上，说：“糟。”肥的心怦怦乱跳，身子在寒气中抖个不停。医生采取了按摩的方法，到处按摩。这种按摩直进行到午夜。肥的周身火烧火燎，恨不能将年轻而老辣的医生撞死。医生指法越来越细腻，到后来又要打针。肥眼瞅着他把一根锈迹斑斑的长针套在一个擀面杖大小的玻璃管上，吓得喊叫了一声。医生正一正镜框看看她，

说：“这也喊？”一边说一边将她的内裤脱下一截。肥忍受着，牙齿不停磕碰。医生手持长针，并不动作，仿佛存心冻她一会儿。他弯腰端量下针的位置，自语说：“我要把你介绍出去——找婆家。”肥一抖：“俺不去，俺妈让俺嫁当村。”医生拍了她一下：“鲢鲢！”随着那一下拍打，酒精溶液哗哗流下，一支长针猛地插上去。肥嘶叫了一声，不顾一切地冲出门去。针头在身上颤动，她怀着无限愤怒拔掉了它，掷到了黑夜的泥土上。

是的，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，她进入了奇妙的游荡。午夜星空明亮，没有月亮也没有云彩。严寒没有使她畏缩，反而令她大口地吸气。从门口到街西碾盘那么短短一段路上，她竟觉得病全好了。万籁俱寂，清风拂面。干草叶儿在光秃秃的街面上滑动。一个大刺猬急急走来，她用脚一碰，它就球了。一切烦恼都忘记了。走到碾盘跟前，一只花猫从石砣上弹起来。坐在上面，四周黑暗里都是活动的东西，小虫跑，小鸟扑棱，还有什么在呼呼喘气。这个活着的夜晚，只有人才是睡着的。她不害怕，在她眼里，那个医生才是最可怕的东西。妈妈一个人蜷曲在西间屋里睡着，花白的头发搭在油黑的枕头上，像扑散的杨树花儿。她想看看女儿怎样被年轻的医生治好，就一直伏在门框上。医生转过脸来呵斥道：“多么分散精力！”妈妈的头像小孩子那样一缩，弓着背走开了。她还睡着，她的女儿跑到黑夜中去了。肥抿抿嘴角，唇上又涩又咸。她感到费解的是，为什么瘦弱的妈妈会生下一个胖娃娃？人家都叫她“肥”。父亲胖吗？她不记得了，只听妈妈说那是个倔强的好人，前些年饿死了，精瘦精瘦。她的胖令她百思不解。后来她想起了一句歌词：“阳光雨露，使我们茁壮成长……”阳光在白天，火辣辣的太阳啊，揭去了人们一层皮。雨露在夜间，走上黑漆漆的小路，露水就打湿了裤脚。其实一切营养都来自食物：瓜干很甜，含丰富淀粉。啊，多白的淀粉，如同我的肌肤。有什么顺着肥的脚背爬上来，肥把脚用力一甩，那东西飞到了远处。等她把脚收回来，却被什么揪住了。

肥那个夜晚被人拉下来，直拉到碾盘下面的空隙里。她没有反抗，因为她听出那人是个姑娘——令人吃惊的是，这时候还有人出来玩。她

安静下来，认出是赶鸮。她说：“真能闹！”赶鸮说：“没想到是你。你晚上也出来啊？”肥一听就明白赶鸮夜间总是出来玩。她差一点儿喊出声来。赶鸮让她紧紧贴到自己身上。一颗火烫的心撞击着肥，她热得不能自持。赶鸮拉着她钻出碾盘，告诉她，村里一伙年轻人差不多每夜都跑出来玩。“怎么玩呢？”“胡乱玩呗。”她说着眼四下张望，“不知他们这会儿躲到哪儿去了。走，我领你找他们去——也许他们在哪儿睡着了哩。”赶鸮拉着肥的手，走过村子南边的小沙岗子，又走进小榆树林子。最后赶鸮说：“在大草垛子里！”她估计得不错。她们扒了几下，一些麦草滑落了，露出一个黑深的洞口。两人钻进去，七拐八弯，才听到很多人在笑。赶鸮说：“多热闹，俺！”

谁知道夜幕后边藏下了这么多欢乐？一伙儿男男女女夜夜跑上街头，窜到野地里。他们打架、在土末里滚动，钻到庄稼深处唱歌，汗湿的头发贴在脑门上。这样闹到午夜，有时干脆迎着鸡鸣回家。夜晚是年轻人自己的，黑影里滋生多少趣事。如果要惩罚谁，最严厉的莫过于拒绝他人伙——让他一个人抽泣……咚咚奔跑的脚步把滴水成冰的天气磨得滚烫，黑漆漆的夜色里掺了蜜糖。跑啊跑啊，庄稼娃儿舍不下金银财宝，舍不下这一个个长夜哩。白天来了，做起活儿满是力气；那些夜晚只知闷心酣睡的人就少不了躁得打架：人们常常看到两个男人没有多少缘由就干起来，像两头公羊，死命地撞，一会儿就流出血来。本来就破的衣服撕成了条条，露出了黑棱棱的筋肉。他们的手像钢钩一样，抓住对方的肩肉一扭，肩就破了。大家不怎么劝阻，只是蹲下来观战。老人们咂着烟杆，长叹一声：“吃下那么多地瓜，烧胃哩。”年轻人的事情早晚也瞒不过老人，他们听着深夜街巷的脚步声就议论起来，都说：“瓜干烧胃哩……”

小村人每年吃掉的瓜干如果堆起来会像一座小山。焦干的地瓜干点燃了，肯定是一座灼人的火山。这么多东西吞进肠胃，热力顺着脉管奔流，又从毛孔里涌出。有时他们还吃一些玉米什么的，化成了劲儿就到田里做活。扬起的镢头把空气击打出声音，刨到冻土上火花四溅，土中的小石子立刻劈为两半。年轻人抖掉棉衣，身上的热气透过单薄的衣

衫冒出来。他们不怕寒冷，大笑大叫着干活，有时还跳起来。劳动空隙中他们就在泥土上追逐，翻筋斗，故意粗野地骂人。如果吵翻了，就扎扎实实打一架，尽情地撕扯。田野上到处是呼喊的声音，远处往往有一个更粗鲁更狂躁的嗓子。如果是秋天，青纱帐生得严密，那么总有人在另一边点上熊熊大火，把青青的玉米和豆棵投进火里。他们吃得肚子胀，激动拥抱，用沾满炭灰的嘴巴把对方的脸颊弄脏。秋野上升起一层蓝蓝的烟雾，这是名副其实的炊烟。收工时，大家头顶星星踏上归途，木架子牛车上堆着青绿的庄稼棵，还伏着一些年轻人。开始的时候都懒洋洋的，后来被晚风一吹，两眼又生出光来。他们一纵跳上车檐站着，放开喉咙呼叫。小村里的狗急急应答，不一会儿，先是一些孩子，接上是一群狗跑出来迎接……

难忘的九月啊，让人流泪流汗的九月啊，我的亲如爹娘的九月啊。肥一闭眼就能嗅到秋野的气息。那些伴着瓜蔓茂长的心事，沉甸甸地盖在泥土上。秋天里谁高兴得一声连一声说起了数来宝？谁发出了一阵又一阵哀号？肥至今记得那匹小红马，记得矮壮憨人遭到不幸的那个下午……那时大家正在歇息，一匹小红马不知怎么跑到田里来——它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又吃奶又吃豆棵，肥肥胖胖，毛色油亮。不少目光投注在它身上，看它在阳光下炫耀。它像个雄性儿郎，健壮漂亮得简直不像鲢鱼小村的产物。那会儿憨人痴迷地望着小马，有人按按他的脑门：

“你敢跟小马去摔一跤？你不敢！”有哮喘病的憨人一翻白眼，应声站起，一边甩衣服一边往前走。一个人捂着嘴嚷：“快看噢……”喊声未停，憨人已经抱住了小马的脖子。所有人都把目光移到那儿：一匹鲜红的马上缚了个黑乎乎的小伙子。小伙子死命地扭小马的脖子，努力要将它扳倒。一伙年轻人哎咳哎咳大叫，给憨人加油。只有肥咬着嘴唇，她担心憨人被红色的长腿踢中。小红马一动不动，憨人扭着，骂着：“你妈的，我要你倒噢！你妈的！”小红马看看四周，看看这个年轻人，喷了一下鼻子。它终于明白了这个有些矮小的青年要干什么，水汪汪的大眼一闪一闪。它又去看一边的几个老人，老人们只顾吸烟，鼻子里发出哼哼声。它的红鬃抖了抖，双耳一颤，用嘴巴碰了碰年轻人头

顶。它闻到了一股腥臭味，那是憨人的脏发散出来的。这头发一年也没洗一次，里面有不少土末肥渣，夏天还有一个虫子死在其中。小红马不堪忍受，将头侧向一边。憨人继续踢它的后腿，一阵吭吭声，脸色发紫。他闷足了一股劲，狠命一扭，那条补丁裤子一下裂开了。有人大笑。憨人痛恨交加，泪水在眼眶中滚动。小红马再也不甘受缚，后腿炮起，长嘶一声驰向原野——就在它脱身的一刻，锋利的后蹄甲从憨人鼻孔那儿一闪，憨人的右鼻孔立刻被撕为两半。他啊啊大叫，掩面倒地，鲜血从指缝间一滴滴流出。

从此憨人的鼻子就豁了。

这也要怪那个赤脚医生。出事的当天红小兵将他请来，可他一入小村就斜着眼看人，桀骜不驯。他在此次医疗之行极为缺乏热情，只是见到病人才大吃一惊：憨人本来就相貌平平，这会儿鼻子肿得像一杆老式烟斗。憨人从受伤的那一刻就准备忍受巨大痛苦，安安静静看着医生从包里摸出一个弯针、一截线。憨人看看针，觉得小巧可爱；但一转脸看到了粗长的线绳，立刻慌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可以用来缝鼻子，这分明是缝靴子用的。憨人往后挪了两步，医生往前逼近两步。憨人一直背着的手终于触到了门框，就不顾一切夺门而去。医生摘下空空的镜框，汗水顺着双颊流下。后来他对别人讲，这是从他身边跑开的第二个病人。

憨人的伤口久久没有愈合。夜晚，他捂着鼻伤出来玩，跟不安分的年轻伙伴们混在一块儿，沿着院墙飞跑。人多了挤在一堆时，就有人提醒说：“别碰了憨人鼻子。”憨人后来只是个旁观者，一夜又一夜一声不吭，让肥无限同情。她甚至去揽他的肩膀，让他和自己一块儿往前跑。年轻人分堆儿躲藏起来，只等一声呐喊，互相还击。这是小村庄没完没了的节日。肥与憨人待在黑影里，一声不响。有一次肥听见他的喘息声加重了，以为他的病加重了。她伸手去摸他的脑瓜，手被他握住了，接着，他把这又软又热的胳膊缠到自己脖子上，用头拱她的胸脯。肥觉得他像个孩子那么可怜。他的头越拱越紧，最后都要把肥顶倒了。肥说：“憨人，你不能。”憨人点头，却依旧顶她。她重复一遍：“你

不能。”憨人不点头，干脆一下子将她顶倒，然后像骑一匹小马那样骑住她。憨人两手按在她的胸部，使她又想起赤脚医生那个冰凉的听诊器。她无力地喘息，觉得自己仰卧在一片粉茸茸的梨花瓣上，奇怪的气味使她头晕目眩。没多久，她觉得身上的憨人像碾盘一样沉重，就猛地跃起。憨人手脚忙乱地往前凑，她就打了他一个嘴巴。憨人坐在麦草上，安静如初。

肥对这一掌极为后悔。因为第二天憨人的鼻子又肿起来。他父亲用独轮车推上他，到四十里外的地方去找一位乡间医生。老医生在方圆四十里享有盛名：下药狠毒，或者祛病，或者干脆将病人毒死，所以治病之前必须立约。幸好憨人有福，一包白色药面撒上去，只让他疼得满地打滚；滚过之后浑身轻松，不久大病痊愈，落下了不小的疤痕。肥觉得自己欠下了憨人什么，一时又不知如何偿还。她很长时间没搞明白那个夜晚接下去这个沉默的青年会做些什么。她常常想到这儿中止。她想如果把这样的男青年放到家里，关上门吃饭，他也就是自己的男人了。想到这里她心中灼热，无比幸福。从那时起她不愿和更多的人待在一起玩闹，但又不愿和憨人待在一起。她奔上朦胧的街巷，大脚板儿噗噗踩着地皮。她知道这样下去自己会寂寞而死。她时时觉得憨人令人不能容忍，他算个什么？他算个烦恼人扰乱人的东西。接下去的日子肥无心好好服侍母亲，老要发火。母亲脸上的纹路又深又黑，一动一动地说：“我孩儿咋了？”肥说：“你躺着吧！”母亲真的躺下了。她身下的席子被灰尘和饭粒弄得脏乎乎的，散发出一股邪味。肥在屋里待不住，又跑出了屋子。

肥简直羞于注视神奇的赶鸮：越长越高，身腰很细，又很丰满；眼睛黑亮灼人；唇沟深深，上唇微翘，像是随时都要接受亲吻。她嗓子尖甜，声音总绕着人打旋。她说肥又胖了，肥很痛苦。肥惊羡的恰是对方的苗条、那放射着火力和热情的肉体。赶鸮劝导她说：“你回到大伙儿这边吧，一个人玩不好。”她顺从了，又拉着手跑开了。她相信赶鸮把成长的秘密也藏在伙伴们中间。她开始和大家一起在月光下奔跑，捂着嘴哧哧地笑，像赶鸮那样一纵一纵地跳，喘得脸色赤红。大家最愿去

的地方就是麦草垛子中间那个曲折阔大的洞，有时在里面待一两个小时。黄色的麦草夹在他们之间，每人都变得毛茸茸刺挠挠的。洞子深处又开了两个窗口，平时掩上，白天一掏开洞子就亮堂堂的了。赶鸮暴露在光亮里，像女王一样居于正中，叉开两条长腿。她的睫毛不时掩一下双眸，学会了沉默。辫子不一定握在谁的手里，那个人就在她的背后喘息。也就在这时，肥渐渐觉得有另一个人在注视自己，那目光里掺和了麻醉药，使人不能自持。那双目光从角落里穿射出来，执拗而坚定，蛮横无理。她真想把那个隐藏着的人拖到光亮处，一迭声地质问，让他出丑，让他滚到一边去。他比憨人更有耐性，也更可怕……

二

有什么在隐隐逼近……赶鸮有一张看不见的蛛网，把一伙人糊糊涂涂罩在一起。肥奋力地挣脱，挣脱，蛛网上扯开的破洞很快又黏合了。又剩下她一个人站在冰冷的巷子里。也许她一开始就不该跑出来——一踏出午夜的大门就再也回不去了。“好孩儿你一撒黑就上街，外面有什么啊？”母亲呻吟着，不住叹气。外面是黑漆漆的夜色，抓一把是空的，攥不出水也嗅不见味儿，可它使人迷狂痴癫。她知道那一伙人跑远了，只她一人遗落在巷子深处。夜晚真黑啊，她的心跑得厉害，咚咚，咚咚，她两手按住了它。不知在一棵大树下站了多久，雪粉从枝丫上撒下来，灌了一脖领。奇怪的是这雪粉像烙铁一样烫人，肥抖着，跳着，缩着头向一条小巷里跑去。

月亮在薄云后面，天空只有半边儿闪着星星。深一脚浅一脚地走、无声无息地走，我该到哪里去啊？有一个小门洞里透出光亮，映白了一截巷子。肥不由得探进身子去看。小院内，干死的美人蕉花下跪着一个瘦男人，他正在磨刀。他蘸一下水，洗洗刀刃，然后试着去刮耳边的胡须。肥真怕刀刃儿剃进肉里，就发出了“嚓”的一声，刀子抖也不抖，利利索索刮下了一些胡须。那刀子只有拇指大，刃儿发蓝，刀把上有一个奇怪的弯钩儿。她知道这是劊猪用的，她见过怎样干这活儿：无比